

# 高畲印迹

□ 陈兆燕

奇怪，明明是顺着导航开，没有错，可是从公路转弯钻进来，从山脚顺着山路，绕了这么多的弯道，怎么就见不到一丝丝村落的迹象呢？

一路攀爬，山路既不是绿荫葱葱的羊肠小道，也不是水泥加护栏的现代公路，而是刚刚挖出来的黄泥路。路很宽，路两边依稀可见一些泥石堆，显然这是一条正在拓宽的新公路。

导航上，高畲二字依然在弯弯线条的前端。车窗外，蓝蓝的天，层层叠叠的山峦，带着丝丝清凉的山风，不由分说地撞进眼里，渐渐地，将喧闹抛在了身后。

好吧，即使车子开错了，我们也来一段将错就错的寻村之旅吧。

二姐是个好玩伴，窗外的秋高气爽，高山深处的层林尽染，在二姐一串串脆脆的家长里短中变得更加地清朗高阔起来。说笑声中车子嘎一声停了下来，导航终端的高畲到了。

仍然不见村落。接近山顶的深秋韵味却瞬间将我们俘虏。十一月份的第一个周末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深秋撞了一个满怀。眼前的层层山林，如刚从欧洲画家的油画中游出来，明快而多彩，斑斓而不娇。

头顶的蓝天竟离我们这么近，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碰到它，而那份一尘不染的干净与盈润，叫人只想跳起来去碰一碰，摸一摸，摘一朵白云尝一尝是否也如棉花糖般甘甜？

徐徐扫望四周，这里又分明就是一个村庄，一个曾经的高山村落。心的哪里像被触碰了一下，明明是一个村庄，却为何不见只檐片瓦？而那些山，那些水，那些树，那些草，那些虫，那些鸟，却依然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蓬勃自由地生长着。

没走几步，遇见了一个中年大叔。原来

他就是高畲村的老村民，他在这里养了一群狗，是现在唯一常来这里的村民。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老高畲村，畲民们生活了两三百年的高畲村。十四年前，随着下乡脱贫潮，高畲村整村搬到了山脚下，他指了指不远处一座低矮的房子，那就是曾经的高畲小学。

顺坡缓缓而上，那里有一棵大树，一棵硕大而苍老的大樟树。二姐正举着手机在拍这棵大树。那该是村口的风水树吧，挺拔而茂密，深秋的阳光下，显得慈祥而安宁。只听二姐一边拍着视频，一边念念有词：这是一棵母亲树吗？看见她，我就想起数百年来，村庄里的老妈妈们，每逢佳节的那些黄昏里，她们就站在这棵大树下，不停地往村外张望，那份期盼的目光里，是她们数百个日日夜夜对游子们深情的挂念……

顺道而上，村口处我们又遇见了一棵古老的老树。村民告诉我们，那是一棵百年老枫，它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高畲人。没人知道是先有高畲，还是先有老枫，如今高畲搬走了，孤独的老枫在这深山里也更苍老了。

抬头仰望，蓝天下，老枫树上许多枝干上的叶子已飘尽，光秃秃的枝干苍劲有度地伸长着，那份沧桑里，似乎藏着祖祖辈辈高畲人一个又一个的悲喜故事。老村民仰望着苍穹下的老枫树，像是望着一位老朋友，他们隔空对望着，老村民浅浅的笑容里含着淡淡的泪光。

高畲搬走了，原来的老屋院子都修成了田地。村民告诉我们新修的山间公路也都是为了种田方便而修建的。偶尔也遇见半截的残垣断壁，深秋的暖阳里，它们似乎仍在努力证明着曾经的人间烟火，只是十四年的风吹雨淋早已让它们颓废不堪。倒是穿插“村落”间各种名字的树，在这高山深处，与天地为伴，懵懂地生长着，别有一番蓬勃与生机。

进村没几步，一棵老枇杷树潜伏在路边，我们差点没认出来。老村民说，小时候放学路过，总要抬头看看枇杷树。记忆里，树上的枇杷特别多，长得又特别慢，似乎总是黄不起采。等它终于熟了，学校也放假了。

深秋的枇杷树上，早已不见一粒枇杷，而那宽厚深绿的叶子却丝毫没有入冬的意思。不知道它是否还记得，放学回家路上，那群孩子叽叽喳喳的说笑声，奔向它时那踏踏的脚步声，站在树旁想尝一尝枇杷时那切切的私语声？不知这棵绿意依旧的老枇杷是否也像高畲村的老村民，牵挂着那群远离的孩子们？

枇杷树的下方是一片低矮的板栗林。猝不及防地撞见它时，我还是怔住了，这不是无数画家笔下描摹的秋天经典画面吗？一树树稠密的叶子，一树树的黄橙红，飞舞的全是秋的颜色。最是那一层厚厚的落叶，落叶丛里藏着的那一个个或开着或仍闭合的板栗，全是我秋的意蕴。

忍不住提起长裙，跨过小水沟，轻轻地踏入栗子林。高山土地的柔软，深秋阳光的温暖，透过厚厚的落叶，穿过马丁靴的鞋底抵达脚心，一定是它们误以为高畲的主人回来了，伴着鞋底与落叶沙沙的细语声，漫上心头的尽是棉柔与细软，全是我秋的味道。

“你们来看看这是不是鸟窝？”寂静的林子里，远远传来了二姐朗朗的声音。走出板栗林，穿过茶树林，赶上队伍。二姐正在认真地琢磨着一个鸟窝。不远处的一棵柚子树上传来鸟儿一声声的哀鸣。那声音脆脆的，离我们只有几米远，不像树林子里的鸟鸣那般悠远，更像小时候在村子里听到的鸟叫。或许它们正担心着二姐会将它们的鸟窝挪走。是呀，在这高山深处，它们生活得有多惬意。虽然那群调皮的孩子走了，没伴了，可是再也

没有人掏它们的窝了。春雨秋风，夏阳冬雪，岁岁年年。

该到下山的时候了，毕竟我们还得走一走现在的高畲村呢。

或许是生活想赐你一段旅程，新建的高畲村，竟然就在刚才拐角公路的不远处，全是一幢幢规整有序的大楼房，门前是一汪悠悠的碧水——云和湖。那粼粼波光正在阳光底下轻柔地跳跃着，与来往的过客诠释着水墨画里的湖光山色。新村尽头，“湖畔高畲”几个大字正安静地招呼着我们。

即将入冬，许多人家已摘完了最后一棵茶籽树，此刻正坐在家门口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悠然地剥着茶籽。面前的篾制圆团箕上摊着一粒粒饱满的棕色茶籽，身旁晾晒着一地又一地的茶籽。它们挨挨挤挤的，正在太阳底下慵懒地打着盹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春采茶叶，秋摘茶籽。摘茶籽、榨茶油一直是高畲人生活的一部分。看来今年的茶籽长势不错，一些人家都摘了好几担。

才入村，一只黑狗就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，对着我们不停地张望。公路边的狗似乎对陌生人没有太深的敌意，不像高山深处的狗，看见外来人就吠得凶。

一个高个子大姐从楼房里走了出来。我们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她，我们刚从老高畲出来。二姐拿出手机，和她分享视频。高个子大姐一看视频，脸上即刻乐开了花，乐哈哈地说：“那是我家的枇杷树，那正是我家的枇杷树。”

陆陆续续的，又有一些高畲人走出楼房。

“那是我家的板栗，那正是我家的板栗吗？”一个小个子大嫂说。

“你们真的去了高畲？”一个白胡茬大伯将信将疑地问，随即看了一眼二姐的视频，声

音居然有一点颤抖，“你们真的去高畲了呀？”

“你们都是山上搬下来的老高畲人？”二姐问。

“那当然。”白胡茬大伯满脸得意地回答。

“我也是老高畲人。”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大伯，挺了挺胸，无比自豪地说。

“我不是高畲人，我是嫁到高畲的。”站在白胡茬大伯旁边的胖大嫂如实回答。

白胡茬大伯转过头，脸一横，瞪着眼说：

“你都在那生活了五六十年了，还不是高畲人吗？”随即涨红了脸，直喘着粗气。引来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你们都会唱畲族山歌吗？”二姐又问。

“他会唱。”白胡茬大伯指了指旧军装大伯。

“他也会唱。”旧军装大伯又指了指另一个略驼背的大伯。

“你们现场唱一个？”二姐兴致勃勃。

“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貌似不知从何唱起。”

不知何时，旧军装大伯已从家里拿出了一台小型录音机。录音机里传出了一段段清朗甜蜜的男女对唱，那调儿明快活泼。在场的人脸上瞬间乐开了花。陆陆续续又聚过来一些叔叔伯伯、大姐大嫂，想必他们都是听得懂山歌的高畲人吧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时不时地还咿咿呀呀地跟唱着。

“这些歌词，唱的是什么？”二姐乐此不疲。

“那是以前我们在山上劳动时唱的山歌。”旧军装大伯一边跟唱一边回答。

夕阳西下，一曲又一曲的山歌仍在湖畔回荡。唱着曾经的山歌，大家乐此不疲，意犹未尽，聚过来跟唱的人越来越多。或许高山深处，那个时常亮着山歌的老高畲，才是他们心里真正的家。

上沙湾小溪边上的芦苇荡，是一幅在记忆中永不褪色的自然画卷，它不仅是水边常见的植物群落，更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与乡愁。

深秋，芦苇扬花是最令人怀念的光景。当棉絮般的芦花乘着风旋舞飘落，站在溪边就像置身纷飞的大雪中。当斑驳的日光穿过花絮，在地上织出跳动的光斑。这时总有几个顽童在花雨中疯跑，惊起片片芦苇花。

村中老屋的大门面朝小河，开门就能看见芦苇荡，上沙湾地处瓯江最大支流——小溪的源头，因溪水曲流，聚沙成湾，有利芦苇的生长。

小时候，我和同伴常往芦苇荡跑，折几根粗苇秆当柴，在碎石缝里挖个浅坑，把毛豆裹在湿泥里、地瓜埋在坑底，茅火一燃，青烟就裹着苇叶的焦香往上升。我的母亲总是站在村门前看着，担心我们用火安全。她的棉褂下摆蹭过干苇穗，绒絮落了满肩——这时候抬头，铁索桥是悬在烟头上方的：锈链被烟染得朦胧，桥板的影子斜斜压在苇丛上，像她拢在我肩头的手。

它只是一座斑驳的铁索桥，算不上起眼。没有廊桥的宏伟，也不及新建水泥桥的便捷，只剩晃晃悠悠的模样，横跨在小溪上边。木板参差，铁链锈迹斑斑，这道锈色弧线嵌在苇丛与蓝天间，一头连接村五重门，一头接对岸公路；也一

头牵系着父母的牵挂，一头连着在外拼搏的游子，把家与远方牢牢拴住。

地瓜带着苇火烤出的暖意，风把火星吹向铁索桥的方向，母亲总望向远方，腕上的银镯蹭过苇秆，叮铃的脆响混着小溪的水声，连桥身轻微的颤动感，都浸在了这团暖香里。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叠在苇丛的影子里。

烤熟的地瓜扒开时，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……

后来我才懂，那时她望的不是桥，是我将来要走的路。等我长大些，要赶早班车去县城读书，便是踩着这铁索桥去对岸的公路。母亲总起得比我还早，替我拎着书包，走在前面探路。桥身晃得厉害，她就伸手扶着铁链，不时回头喊我“慢些走，踩稳木板缝”。晨雾裹着苇穗的绒絮，沾在她的发梢和蓝布衫上，像落了层浅金的霜。等我坐上公交车，从车窗回望，还能看见她站在桥头，身影被雾揉得软软的，直到车拐过山坳，再也看不见。

风从“老树林”的坳谷里吹来，摇得苇浪簌簌响，绒絮飘得满滩都是。我蹲在当年煨豆的老地方，折了几根苇秆，却再也燃不起当年的火。抬头望去，铁索桥依旧悬在苇丛与溪流之上，在冬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下游的新桥来来往往，便捷又安稳，可只有这座斑驳的铁索桥，藏着他与母亲最珍贵的旧时光。它不像母亲，却又最像母亲——看似柔弱摇晃，却用一生的坚韧，架起了我和家的联结，把所有的风雨都挡在身后，只把暖与安稳留给我。

苇穗还在摇，铁索桥还在等。望着这道锈色的弧线，我仿佛又听见了银镯的叮铃响，闻到了苇火煨出的甜香，看见了母亲递来地瓜的手。原来她从未离开，就像这铁索桥一样，永远立在我回家的路上，立在这芦苇荡之上的旧时光里。



瑞雪迎春归

张胜 摄

## 与霞光星辰相守的时光

□ 陈水根

我们与霞光与星辰相伴，这相伴不是偶然的邂逅，而是岁月里渐渐沉淀的默契。夜的余温还未完全消散，天边尚留着几颗疏淡的星辰，像被打翻的碎钻镶嵌在墨蓝色的天幕上，我们便已踏着微凉的露水，穿梭仍在沉睡的街巷。路灯在身后次第熄灭，前方的防洪堤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仿佛一条通往朦胧的桃源秘境。

当第一缕晨曦穿透薄雾，轻柔地落在城市的玻璃幕墙之上，我们便开启了这一天中最温柔的篇章。霞光初绽时是浅淡的橘粉色，顺着玻璃幕墙缓缓流淌，再漫过堤岸的栏杆，将我们的影子拉得

细长。春风带着江水的清冽扑面而来，驱散了残留的睡意，抚平了心底的浮躁。旌旗引路，我们和着音乐，沿着江堤健走，脚下的步履被晨露亲吻得格外温润，每一步都踩得踏实、轻快。

清澈的江水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画师，她将蓝天的澄澈、白云的悠然、远山的黛色尽数揽入怀中。岸边的柳树垂下纤细的枝条，嫩黄的柳叶沾着晨露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倒映在水中便成了流动的绿绸。四季不败的鲜花在堤岸两侧铺展，春有桃花灼灼，夏有紫薇烂漫，秋有桂香浮动，冬有寒梅傲骨，它们争奇斗艳，却又和谐共生，为美好的生活

心中满是暖意与力量。江风送来远处城市苏醒的轻响，汽笛与鸟鸣相融，勾勒出烟火人间的鲜活。

霞光已铺满天际，星辰早已隐入晨光之中。我们怀着各自的的梦想与期许，告别江堤，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，或是回到温馨的港湾。那些与霞光星辰相伴的时光，那些江水、鲜花与笑声交织的记忆，早已融入心田，成为我们对抗疲惫、拥抱生活的底气。原来最动人的幸福，从不是刻意追寻的景致，而是这每日清晨，与霞光星辰、与队友相伴的寻常时光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快乐和健康。